



四人組隊任務：淹雲秘聞

No.444 鳶

組員：索科爾、鳶、簾 相羽、佳月雪

=====

來到了以龍系棲息地著名的淹雲鎮，鳶在小時候就從爸媽口中聽過這個地方，她一直都很想親自來一次，只是沒想到來的時間不對，這星期以來大雨都沒有斷過，偶爾停歇時也是陰天，很多出名的景觀地也因為有崩塌危險而封閉。

「洛倫，不知道這個雨會下到哪時候呢。」坐在民宿的床榻上，鳶口中的洛倫就是躺在她身側的九尾，九尾聽到自己的名字只是耳朵動兩下，他沒有睜開眼睛只是用念力將桌上一本書移到鳶面前。

「這什麼？降露寺…？啊，洛倫你好厲害怎麼知道下雨還是能去這裡呢？」鳶忍不住讚美自己家九尾，她的九尾還是一樣闔著眼但嘴角微微揚起，鳶不知道的是——當她跟弟弟說要去淹雲鎮時，她弟弟已經將那裏的旅遊書重點交代給九尾。

於是鳶便迫不及待出發了，來這裡已經快一星期卻只有去知名的餐廳品嚐美食，她決定現在就出發，因為外頭還飄著雨她就讓九尾回到精靈球休息改讓沼躍魚陪她，來到降露寺卻發現被許多媒體跟民眾包圍，她牽著沼躍魚擠進人群間聽看看是發生什麼事，原來是降露寺的寶物被人偷走了！

這時她看到淹雲鎮的道館館主走了出來，她簡單扼要地跟大家說明狀況還有發生的事情，接著就聽到她委託在場的民眾幫忙注意一下狀況，有什麼蛛絲馬跡就立刻跟她或甘露寺住持聯絡。

「那麼，我們也來找看看吧？」鳶看著沼躍魚笑了下，沼躍魚伸出前腳開心地晃兩下一人一寶可夢決定從最沒人煙的地方開始找起。

越接近祭祀台鳶發現這附近的草叢根樹幹上都有寶可夢打架的痕跡，甚至寺廟的柱子上也有不少爪痕，鳶指覺得這種爪痕她好像在哪裡看過但又想不太起來，「狄倫，這個很眼熟對吧？」她轉頭看沼躍魚卻發現她一直看著草叢。

「狄倫？」好奇的跟著看過去但那裏看不出有任何東西，真要說就只一些矮灌木是，就在鳶困惑的時候一顆黑色的能量球從樹叢間射出並打在她面前，那個攻擊她再熟悉不過，那是幽靈系

攻擊——影子球！

「呀！幽靈！！」想到可能是最怕的幽靈系寶可夢鳶忍不住放聲尖叫，她一個不小心直接跌坐在地上，沼躍魚趕緊擋在訓練家前面避免下一波攻擊。

「.....你還好吧？」跌坐在地上的少女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大礙，但她非常恐慌的臉又讓索科爾有些遲疑的詢問。

「剛剛已經讓比雕去追了，但對方很快.....」索科爾不確定自己當時的動作有快到足夠讓比雕追上那個黑影。

「跑走了嗎？」聽到那個不明黑影已經離開才逐漸恢復冷靜，「那個影子球真的嚇到我了，不知道是不是幽靈系寶可夢。」想到幽靈系寶可夢忍不住哆嗦了下。

鳶從地上爬起來拍拍裙子上的泥巴，雖然狼狽不堪還是對幫忙的少年露出微笑，「謝謝你幫忙，我叫鳶，請問怎麼稱呼？你也是來幫忙找線索的嗎？」

「索科爾。」自我介紹時肩上的兩隻天然雀慎重其事地點點頭。

「是來調查.....」不意外館主會在找其他訓練家同時進行調查，才說到一半，索科爾背部不常的風流給吸引，是比雕。

獨自回來的比雕神情有些挫敗地搖搖頭，索科爾拍拍他的腦袋：「沒關係，是我反應太慢。」

天然雀們也迅速替跳到比雕身上，也不清楚是撒嬌還是安慰，蹭了好一會兒，等到天然雀們蹭夠了，索科爾才讓比雕回到精靈球中，轉頭對鳶道：「抱歉追丟了。」

「別、別這麼說，我才要謝謝你幫忙！而且...逃走了比較好。」鳶越說越小聲，如果真的是幽靈系寶可夢她可能會嚇哭...不行，現在不適想這些的時候！鳶搖搖頭把這些負面情緒甩出腦外。

振作起來後她笑著詢問索科爾，「雖然有些唐突，如果不麻煩的話要不要一起調查呢？」在不確定寶物失竊是否人為因素下這樣貿然詢問很危險，但鳶相信索科爾不是那種人的！

而且鳶也有些擔心那個不知名的寶可夢會回頭再度襲擊，直覺告訴她那個寶可夢跟整個事件有關，只是因為沒有證據所以也不方便跟素昧平生的索科爾說。

「別客氣，我們一起調查。」體貼地無視了鳶最後已經是喃喃自語的窘迫，索科爾同意的同時天然雀們也點點頭。

「繼續調查這附近嗎？」

「好！」鳶跟在索科爾後頭一起找尋蛛絲馬跡，她由衷的希望可以幫降露寺跟道館館長釐清這件事。

++++

順著流在木頭殘骸上的痕跡，簾相羽跟佳月雪小心翼翼地前進。

「コン！」突然，站在相羽肩上的六尾叫了一聲，並側過頭蹭了一下他的主人。

「怎麼了，羽紺？」順著六尾的視線看過去，又往前了兩步，相羽注意到從對向有人過來了。他跟著停下腳步，炎武王也乖巧地佇足。

索科爾左肩上的天然雀突然輕啄了他的下顎又蹭蹭，另一隻不甘寂寞地對斜左方拍拍翅膀。

「我知道了。」旅行以來的默契讓他明白天然雀們的意思，索科爾輕輕地安撫了兩隻天然雀。

「那邊有人，要去嗎？」偏過頭詢問剛剛相遇的少女，見面時她有點狼狽的樣子讓索科爾不放心讓她一個人行動。

「好啊。」鳶從驚嚇狀態逐漸恢復平靜，雖然只有短暫的相處，但索科爾的可靠沈穩讓她安心不少，至少確定這附近沒有幽靈系寶可夢出現。

「感覺也是訓練家呢。」遠方那兩位看起來是小孩子呢，他們也帶著寶可夢，搞不好也是協助調查事件的訓練家？因為與他們視線對上，鳶先用微笑向兩人表達善意。

先對上兩人中女子的視線及微笑，再看見男子肩膀上的天然雀，簾相羽感覺兩人應該不是什麼危險的人。

於是他拉著雪又往前幾步靠近兩人。

「你們好。」

其實也不是很擅長面對陌生人的簾相羽總之先有禮貌的朝兩人打了招呼。

雖然明顯比簾相羽高好幾個頭，但是都依循著對方的行動動作的佳月雪看起來就是個大孩子。聽完旅伴的招呼，他跟著點頭示意招呼。

「你們好。」畢竟都對上視線了，索科爾對面前兩個人簡單招呼道。

肩上的天然雀們看著多出來的陌生人一左一右晃著腦袋，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招呼。

「你們在看什麼嗎？」如果沒有看錯，剛才其中一位是在研究爪痕，不過也不能排除單純只是好奇在觀察，鳶不知道館主拜託了多少人協助調查事件，但覺得還是不要太張揚這件事比較好。

又盯著兩人看了一下，簾相羽思考了一下之後才開口回答。

「最近這裡受到毀壞，所以被茴香館主委託來這裡看看。」就算拉近了一點距離，依然不覺得眼前的兩人像壞人，所以他老實地說出自己跟旅伴受到的委託。說完他頓了一頓，歪過頭。

「大哥哥跟大姊姊呢？」

「我們也是呢。」鳶雙手一拍笑了出來，跟著索科爾走向前一起看那個爪痕。

遇到同樣在調查的訓練家也是好事，這樣可以一起討論發現的線索了呢，雖然鳶從一開始到現在只有注意到那個爪印。

「我叫鳶，這是索科爾。」率先先幫自己跟同行的索科爾做自我介紹。

索科爾點點頭以示招呼，這次天然雀們倒是明確地也跟著點點頭，似乎終於也認定了某種事實一般。竟然已經有人幫自己介紹完了，索科爾也就直接進入正題，從口袋拿出手帕包著的東西展示出來。

「有不同種一定數量的寶可夢足跡、戰鬥中扯掉的毛髮與指甲，」最後說出自己的簡易的推想：「不是簡單的竊盜，或許是寶可夢們的爭執？」

「這樣啊。」看著拿出手帕展示收集到的證據的索科爾，簾相羽猶豫了一下之後還是先替自己跟旅伴作了簡易介紹。

「我是簾相羽，旁邊的這位是佳月雪。」指指自己又指指旁邊的黑髮少年介紹完，他接著才低頭認真地看著索科爾手中的物品。

「……嗯，確實。但是跟木材上的毀壞痕跡一起看，總覺得至少有兩種以上，而且有大型的寶可夢參與其中。」先不論其中背後有沒有人為的指使。

簾相羽接著伸手捻起一些毛髮，在指尖滾了幾下確認觸感。

「這個，摸起來……。」這個毛的觸感，總覺得自己摸過——但是在哪裡呢？簾相羽歪頭苦思。應該不是自己捕捉過的寶可夢，但是不完全陌生的觸感讓他覺得分外困惑。

跟上去也觀察了幾眼，顏色暗沉的似藍又似黑，一時之間也沒能鎖定是哪種寶可夢。

「那麼…我們要不要去放寶物的地方看看呢？」現在只剩下那裡沒有搜索過了，沿著寺廟牆面走很快就能到達。

「那也有爪痕，」索科爾肩上的天然雀同時點點頭，雖然他去過了但人多或許會發現自己遺漏的地方：「再確認也……」話還沒說完，突然有人在遠處叫喊起來，嘶吼的吶喊有些模糊，但內容卻格外聳動：「那邊的訓練家可以來幫忙嗎！房子塌了！」

「！！」

聽到遠處傳來的叫喊，簾相羽轉頭盯著聲音的發源處。房子塌了。理解這句話的瞬間，他轉頭看向旅伴，也看著方才遇到的兩個訓練家。

「我們先去幫忙！」

「好。」索科爾說話的同時兩隻天然雀用力地點點頭，還拍了拍翅膀興致高昂的樣子。輕聳肩示意天然雀們站穩了，索科爾才往村民們的方向前進。

「不、不知道怎麼了。」那個聲音聽起來很慌張感覺出了什麼大事，雖然有些不安鳶還是跟在索科爾後面一同過去。

到大家都往前走，他安靜地落在後面，炎武王在隊伍的尾端四處探查，隨後也趕上幫忙的行列。

+++

被人類破壞脆弱地層終究承受不住連夜的大雨，轟的一聲半個山坡土石崩塌，滾滾黃流夾著巨石摧毀了經過的一切，在人們來不及反應時將山腳下的房屋吞沒而去，等一切回歸寧靜時只剩下被泥土半掩的殘破建築。

現在這個場面著實嚇到了鳶，因為那聲巨響她跟著其他三人來到崩塌處，現在房屋裡的人生死未卜，周圍都是前來救援的人們，雖然她很害怕還是放出寶可夢們加入協助行列。

「洛倫…裡面的人…是不是…」聲音有些顫抖的詢問腳邊的九尾，九尾抬起頭望向鳶被嚇到蒼白的臉，雖然她很討厭用濕自己還是用頭蹭幾下試圖安慰。

鳶很佩服其他三位訓練家的勇氣，看他們忙碌幫忙的背影鳶也覺得自己必須做些什麼，任由骯髒的泥濘沾上裙擺，指揮沼躍魚將一些泥沙沖洗掉。

「洛倫可以麻煩你用超能力嗎？」遇到移動不了的大石頭鳶就會跟九尾求救，坐在遠方的九尾紅色雙眸一亮使用念力協助鳶移動目標物。

鳶就用這種方式幫忙救援工作一會，「洛倫這裡、洛倫…？」等鳶再度要請九尾幫忙時發現她難得沒有在聽自己說話，雖然洛倫平常情緒起伏不明顯，但從未遺漏過鳶任何一句話，九尾反常的一直盯著遠方。

「怎麼了嗎…？」反常的行為吸引鳶的注意，蹲下來與九尾視線平行，順著她看得方向跟著觀察，就在那一瞬間一條黑影略過空中。

「呀！」發出驚呼趕緊抱住九尾的脖子，將臉躲進蓬鬆的長毛中，九尾低頭舔了幾下鳶的臉頰，一條尾巴搭在她肩上像在說別怕，但九尾的視線還是回到那個方向。

「洛倫你很在意嗎？」揉了揉九尾的耳朵，毛茸茸的觸感真的很好呢，其實只要不是幽靈或鬼，鳶嚇到歸嚇到還不到害怕的程度。

而且比起這個，九尾反常的舉動更讓她在意，「我知道了，我們去看看吧。」捧起九尾的臉頰親了下眉心，站起來找尋其他三位訓練家的身影。

鳶找了四周發現簾相羽的背影，於是出聲打了聲招呼，「相羽！」她快步走向前，「洛倫剛剛好像在那裡發現了什麼，我想去看一下，可以麻煩你幫我跟其他人說嗎？」

指了下剛才黑影出現的方位，鳶微鞠躬後露出微笑，「再麻煩你了哦，謝謝。」本來鳶是想等簾相羽做出答覆後在離開，但她的九尾已經站起來並催促她快一點，所以鳶稍微交代一下自己去向後就趕緊跟上九尾。

被巨響引來並且被委託加入倒塌房屋的救援，簾相羽指揮著自己手持裡比較能靈活地搬運重物的火暴獸、君主蛇跟九尾幫忙著。

肩膀上待著的六尾時而有些不安的發出叫聲，他只是抬起手順了順她的耳後安撫。

「沒事的。」

因為自家的位置就比較偏近山，所以曾經聽一度住在幾乎可說是荒山野嶺之中的師傅說過。發生山石災難時，只要沒有被傷到要害，災後72小時被稱作救援黃金時間，這期間內救活的機率是很大的。所以一定沒有問題。

安撫著六尾，他轉頭繼續要指揮寶可夢們，接著他就聽見了呼喚自己的聲音。轉過頭看見的是今天才認識的少女，他歪過頭聽少女敘說著要自己轉達的事項。

看著向自己搭話的少女一說完轉身就跟上九尾，簾相羽只遲疑了一秒。他轉身視線很快的找到自己的目標——他的旅伴，佳月雪。
他接著往旁一看，索科爾就在不遠處。

「雪さん！索科爾さん！」

他揚聲，引來兩人的注意。沒有等兩人詢問，他繼續說。

「鳶さん好像發現了什麼，我跟她過去看看。」

說完他再次轉回來看向正在幫忙救災的寶可夢們，她們也回頭看著他，似乎是聽見了他說的話，於是在等待他的指示。

「抱歉，嵐灯跟羽琉你們繼續幫忙，聽雪さんの話。然後夜夢你先回來。」

掏出球將君主蛇收回，接著指示肩上的六尾替他循味道追蹤已經離開的九尾跟鳶。跟著六尾跑了兩步，他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回過頭，果不其然的看到盯著他看的佳月雪。

「雪さん，我去就好。你跟暖他們留在這邊幫忙，羽琉他們也交給你了。」

看見佳月雪點頭，簾相羽這才放心地再次追上六尾的步伐。

「哇啊…洛倫你確定要走這裡？」

鳶的外表柔弱、個性也不是特別堅強，但身體素質意外的好，遊刃有餘的跟著九尾衝刺，本來九尾的路線還在正規道路內，但一拐彎卻要進入樹林，鳶有些疑慮的停下腳步。

前方佈滿泥濘的樹林讓她猶豫不已，「你這樣會用得濕濕的，沒問題嗎？」

擔心的不是自己會用髒，而是葉片上掉落的水滴會讓火系的九尾不舒服，她先出聲攔下九尾，再將他摟進自己懷中詢問，當然如果九尾堅持要進去，她還是會二話不說的陪同。

不出鳶意料，固執的九尾揚起頭跟自己訓練家四目相望，只用堅定的眼神告訴訓練家自己的決定。

「好吧，但如果我覺得有危險你要進精靈球休息喔。」這是鳶給的條件，這一點是不容妥協的。

隨著小巧靈活的六尾一路追著女孩的蹤跡，相羽有些意外對方的速度比他想像的來得快許多。他們奔馳過的地面其實不算險惡，雖不是經過修整的道路，倒也是被踩實的路徑。

相羽自認自己的速度絕對不慢，實際上就連他放下來追蹤的六尾都有些跑輸他的傾向，但事實是他一路追著女孩跟九尾，雖有拉近距離，卻始終不及追上。

直到他看見女孩與九尾拐過一個彎。

糟糕，這樣下去會跟丟。他彎身撈起跑在自己旁邊的六尾，加快了腳下的速度追上去。

彎過轉角，他趕忙緊急剎車，因為他發現目標就停在樹林前。

「鳶さん……！」

「相羽？有什麼事嗎？」鳶有些訝異睜大眼，沒想到簾相羽會追上來呢。不過為什麼他會在這裡出現呢？鳶以為簾相羽會跟他的旅伴一起協助救災呢。

「說有什麼事嗎.....」

被對方一問，簾相羽面無表情的眨了眨眼。年紀還小的他，思考直來直往，所以追過來的理由其實也很簡單地一句話就能說明。

「我來找鳶さんの，因為鳶さん一個女孩子在這種山裡行動很危險。」

雖然他知道女孩子們中也有奮勇勝過男孩——像他媽媽那種——的女孩，但是就算鳶如是，依然不成為他認為能放著對方一個人在這種危險的地方行動的理由。

所以他在無表情中仍是緩緩垂下雙眉看著比自己大上一些的少女，歪頭詢問。

「如果不麻煩的話，請讓我跟著。」

簾相羽垂下眼眸有些無辜讓鳶想起自己妹妹，那面無表情的有幾分神似，「相羽這樣很好喔，很溫柔呢。」舉起的手在半空中停頓了下，鳶最後還是摸摸簾相羽的頭，就像對待心愛的弟弟。

「我不知道洛倫是要找什麼，但如果遇到危險你要先保護自己喔。」用非常認真的口吻跟簾相羽說，只要不是跟鬼魂或幽靈系，鳶都覺得沒什麼好怕的。

「還有…洛倫你剛剛開始就太浮躁了。」拍拍九尾的肩膀，九尾舔了幾下訓練家的手表示他知道了，確認大家都準備好後，九尾再度起身率領大家進入樹林。

雖然沒有躲開少女摸頭的動作，簾相羽卻有些緊張。對於面無表情的自己，大多數的人並不會在一開始就對自己有親近的表現，況且又是今天才認識的對象，這讓他有些不習慣。

沒問題，對方不是壞人。他告訴自己。對方的手感覺起來也不像帶有其他的意思，真的就只是像安撫小孩子一般的，溫和的碰觸。

於是他柔和下一瞬間緊繃的臉色，再次看向少女。

「……嗯，我知道了。」

點頭答應自己會好好保護自己之後，簾相羽將剛才撈起來抱在懷裡的六尾舉高，讓乖巧的六尾越過肩膀藏入帶著大量絨毛邊緣的外套帽子裡。帽子旁的絨毛遮蔽可以讓六尾少受到一些濕氣的影響。

安置好六尾，他抬起頭看向九尾，跟著他踏入樹林。

高山的樹種沒有平地那複雜，高聳的針樹科樹群裡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雖然薄霧影響了視線，但不至於造成危險或看不到彼此。

「唔…到底是要去哪？洛倫…應該是不會有鬼吧。」講到鬼忍不住緊張看看四周欸，鳶覺得現在好像某種鬼故事的節奏啊！記得很久前有部鬼片也是這樣演的呢…

九尾耳朵動了兩下，嘴角微微揚起像在笑訓練家傻的可愛，特意放慢腳步讓鳶可以跑在自己身側，消除鳶那份不安。

越走越有往深山的感覺，應該說瀧雲鎮本來就人煙稀少，所以只要離開繁華區都像走在深山。

再往前走一點距離，遠遠的能聽到水流聲，漸漸地水流聲越拉越大，嘩啦嘩啦的急促水花聲暗示他們正往登龍瀑靠近。

就算是山路，比起剛才的速度要來得慢的追逐對簾相羽來說完全不造成負擔，跟前方的九尾還有鳶保持些許距離，他只是安靜地跟在後頭，注意著四周。

遠處傳來的急促水流聲，樹林間偶爾飛躍的鳥獸拍翅鳴叫聲，風吹過樹梢的沙沙聲響。在他的寧靜之中這些聲音都被放大數倍，包括藏在這些聲音之後的微弱鳴叫。

鳴叫聲隨著他們接近登龍瀑也變得清晰。在越發壯觀的轟隆水聲中，他試著集中於那太過虛弱的叫喚，不用太久他便確定那聲響確實存在。

「鳶さん！」

簾相羽先叫喚在前方的一人一寶可夢，看他們都停下腳步看向自己之後，他才繼續道。

「這裡好像有什麼。」

「怎麼了？」跟九尾一起停下腳步，鳶往後退了幾步跟簾相羽一起找尋他說的微弱聲音，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的腳步聲驚擾到發出叫聲的生物，走到水邊樹叢旁時聲音戛然而止，鳶轉頭看一眼九尾，只見九尾搖搖頭表達不願意靠近水邊，看來不能請九尾幫忙搜索了呢。

鳶當然不會勉強九尾做不喜歡的事情，於是她從背包拿出另一顆精靈球往上一拋，「狄倫，麻煩你了喔。」

從精靈球出來的是一隻體格壯碩的沼躍魚，沼躍魚很有精神的揮動雙手，「可以幫我找出藏在這附近的寶可夢嗎？」沼躍魚有些傻氣的笑容讓她跟著笑了，只是柔聲交代了幾句，「記得不可以讓他們受傷喔。」

沼躍魚豎立起頭上的魚鰭，頭上的鰭對周遭十分敏銳，可以偵測周遭的狀況，很快的找出聲音來源，他跑到一旁樹叢裡翻找著什麼，沼躍魚本來很擅長在泥濘中活動，如魚得水的在泥巴裡走動，他用前腳將泥巴挖開，漸漸地似乎看到有東西在扭動。

「迷你龍！」

睜大眼看沼躍魚從泥巴裡挖出兩隻迷你龍，迷你龍應該是在非常乾淨的湖水裡才對啊，而且怎麼會傻傻的把自己埋進泥濘之中！

仔細一看會發現兩隻迷你龍身上有許多傷痕，其中一隻白嫩的腹部還有一道很深的傷口，就像被什麼銳利的東西割傷一般，他們在沼躍魚懷裡發出微弱的哀鳴，明明還是孩子卻傷成這樣，鳶忍不住紅了眼眶。

迷你龍們雖然很虛弱，但他們卻一直看著瀑布，不停發出叫聲像是要引起誰的注意，也不安份的扭動試圖要從沼躍魚手中脫逃。

「怎麼回事……」

看著迷你龍們虛弱卻掙扎的模樣，簾相羽也不管沼躍魚腳下是一片泥濘，他踏著毫不遲疑的步伐靠了過去。伸出雙手將兩隻迷你龍泡進懷裡，他輕撫迷你龍的身軀，避開傷口，然後輕聲安撫。

「沒事的。我們不會傷害你們的。」

順著迷你龍的身體一次一次的拍撫，直到兩隻迷你龍緩慢停下掙扎，他才抱著兩隻迷你龍走回鳶身邊。但是還沒來得及說上什麼，他緊接著又走向水邊蹲了下來。

蹲在水邊開始緩慢的用手掌撈起些水替兩隻迷你龍將滿身的泥濘洗掉，少女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安靜地湊過來也幫忙洗過那光滑的皮膚還有一道一道的傷口。等到將兩隻迷你龍恢復成他們原本該有的樣貌，簾相羽這才滿意地抱起兩隻迷你龍站起身。

兩隻迷你龍還是顯得有些虛弱，少了剛才的恐慌，卻依然不停地朝著瀑布上頭鳴叫。注意到這點，他看了看瀑布上頭，接著轉向也跟著起身的鳶。

「他們好像很想上去瀑布上頭。」

「他們是不是想回家？」這兩隻迷你龍感覺還很年幼，印象的迷你龍沒有這麼嬌小呢，不過也可能是弟弟那隻被養得太壯碩。

鳶抬頭觀察起瀑布，如果她沒想錯，九尾也是要帶他們上去那裡的，「我們也是要去那裡嗎？洛倫？」跟坐在遠方的九尾點頭告訴他的訓練家沒有判斷錯。

帶著兩隻迷你龍走山徑上去感覺也不方便，鳶這時想到一個可以快速登上瀑布又不會讓迷你龍寶寶們不舒服的辦法，她再度拿出精靈球朝旁邊的河拋去。

「維奧拉，麻煩你了。」

從精靈球出來的白光竄進河中，隱隱約約可以看到一個龐大的黑影逐漸游上，在精靈球回到鳶手中時，水裡的龐然大物衝出水面，震耳欲聾的吼叫聲震的地面搖晃，暴鯉龍強而有力的大尾拍了幾下，站在水邊的鳶被濺起的水花淋了一身濕。

張開手抱住暴鯉龍靠過來的頭，鳶用臉蹭了幾下，「我知道你不喜歡，待會要麻煩你載我們上去瀑布喔。」說完後鳶側著頭對簾相羽笑了笑。

看著九尾對鳶的問句點頭，簾相羽再次抬頭看著那壯觀的瀑布。然後又順著瀑布旁的山壁一路看往旁邊，一邊想著怎麼樣才能用最短的距離爬上去。

——然後他就看到鳶朝著瀑布下的河流拋出精靈球了。

他有預想到這個可能性。

他真的有預想到這個可能性。

因為這個上瀑布的要求如果今天是在他師傅們面前擺出來的話就絕對只會有這個選項，所以他真的有預想到這個寶可夢出場的可能性。

但是當他跟鳶一起被濺得一身濕並且看著鳶抱著那滿是硬甲的臉蹭的那個既視感強烈地彷彿看了一百次——實際上他大概真的看了他的師傅們的版本不下百次吧——的畫面時，他還是抱緊了懷裡的兩隻迷你龍，刷刷刷地向後大退了三步。並且將身側那被水潑的溼答答的兩隻黑色兔耳朵甩的像波浪鼓似的猛烈搖頭，用全身表達他的拒絕。

「抱、抱歉，嚇到你了嗎？」注意到簾相羽後退的動作，鳶立刻意識到對方可能會怕暴鯉龍，安撫完自家暴鯉龍後立刻走到簾相羽面前，毫不遮掩的露出擔心神情，她真的對這件事情感到抱歉。

從口袋摸出一顆糖果放在簾相羽手上，鳶希望能用糖果消除他那份不愉快，「還是相羽要先回去呢？我帶著迷你龍寶寶們上去沒問題的，洛倫他們也會陪我」再從背包層翻飛出一條乾淨的布仔細地幫對方將臉擦乾。

「我……沒事。」

即使聲音有些顫，面無表情的臉也有些僵硬，但是簾相羽面對鳶提出的先回去的提問依然搖頭。這次的幅度沒有剛才的拒絕來得大了。在他的帽子裡，似乎也沾溼了的六尾探出頭，皺著眉間在濕漉漉的帽緣毛間搖晃著小頭顱。

他乖巧地讓鳶替自己擦乾臉之後，先將其中一隻迷你龍交給她抱好，接著先捏了捏自己溼透的兔耳垂下眉，接著才伸手掏出一顆精靈球輕輕拋了出去。

雖然沒有剛才暴鯉龍出場來得驚天動地，但是那剛被從精靈球中放出來的風速狗彷彿是不想輸給暴鯉龍似的，仰天就是一聲咆嘯跟灼熱的火焰柱。

「辛巴，樹林裡不要噴火。」

跑到風速狗身邊還是顯得太過嬌小而無法掩住風速狗嘴巴的他只能趕緊伸手抓住風速狗腿側的毛一扯，他看著風速狗又朝著暴鯉龍哼了口火焰之後才低下頭乖巧的蹭過他的臉頰。

對著風速狗難得顯露出的強硬，簾相羽再次垂下眉隱約地散發出困擾的氛圍。他伸手摸了摸風速狗的頭之後，這才轉向鳶，歪頭詢問。

「我騎辛巴上去，可以嗎？」

「好，上去後我會在岸邊等你。有什麼狀況用通訊器跟我說喔。」跟簾相羽交換了通訊器號碼，擔心歸擔心，她知道簾相羽沒問題的，更何況他還有可靠的夥伴。

鳶先目送風速狗載著簾相羽離去，直到風速狗的背影離開視線範圍內，她轉身就看到三隻寶可夢表情一樣嚴肅，「放輕鬆，會嚇到寶寶喔。」

鳶用笑容讓三隻寶可夢沒那緊繃，將迷你龍放進背包並交代他一定要乖乖待著，也拿了些龍系會喜歡的能量方塊讓他大快朵頤。

「首先，洛倫跟狄倫先進精靈球。」九尾用不情願的眼神看自己訓練家，「不行喔，我們等下是要讓維奧拉載上瀑布，我會擔心你。」

九尾當然不會想讓訓練家擔心，他嘆了口氣跟沼躍魚一起回到精靈球裡頭，暴鯉龍低下頭讓鳶能順利爬下來，確認訓練家坐穩後才開始行動。

暴鯉龍先在瀑布下游了一圈，接著大尾用力一甩，他用全身的力氣衝上瀑布，但要能登上瀑布這樣是不夠的，暴鯉龍的尾巴再度一拍，用這個力道讓自己往上躍進。

在某一個地區的傳說裡，鯉魚王要進化成暴鯉龍需要逆流游上瀑布，也許這個傳說不是沒有原因的，雖然這是暴鯉龍第一次嘗試登上瀑布，但他不覺得有任何困擾甚至本能的知道該怎麼做，這大概是祖先長久下來刻進骨子裡的記憶吧。

「辛苦了。」在暴鯉龍努力下他們終於爬上瀑布，鳶憐愛的撫摸暴鯉龍頭上的角，在上面吻了一下表達內心的感謝，他們靜靜地在約好的岸邊等待簾相羽會合。

「辛巴，麻煩你了。」

跟鳶交換過通訊器號碼之後，簾相羽讓風速狗先趴下，才拉著頸側的毛跳上風速狗背上。坐穩並從背包中拿出另一個側背袋並將懷裡的迷你龍裝進去背好之後，他拍拍風速狗的後頸，風速狗便起身奔馳了出去。

「因為帶著迷你龍，可能稍微要麻煩你繞點路但是跑快一點了。」

抓好後頸的毛伏在風速狗背上，他交代著。雖然已經將迷你龍裝進袋子裡背著防止失手掉落了，但是為了受傷的迷你龍，他還是希望這趟爬上瀑布岩壁的過程能是對這孩子來說溫柔一些旅程。

接收到指令的風速狗這次只是輕輕應了一聲，一邊順著岩壁邊奔馳著。高大的身軀用著驚人的速度輕巧的加速，然後幾個像是在海上搖曳的船隻一般輕緩的起伏跳躍，風速狗便成功的攀上了陡峭岩壁。

「做得好，辛巴。接著去集合的岸邊吧。」

伸長手臂摸了摸風速犬的後腦勺，簾相羽接著指示。為了減少跳躍的震動跟起伏，風速狗採取了助跑的加速需求較高，但是能在空置留比較長時間的遠距離跳躍，這讓他們現在離河岸有一

大段距離。所以一聽到他的指示，風速狗馬上調過方向，改朝著瀑布上游的河岸急行。

所幸簾相羽選擇風速狗作為這次爬上岩壁的助力這個選擇似乎沒有錯。他將身子壓低並抓牢後頸的長毛免得自己飛出去，然後感受狂風呼嘯而過，風速狗的速度比起在岩壁下時還要來得更快，就像沒有極限一樣。

並沒有花太多時間便感覺到風速狗的速度降低到可以讓他抬起頭的程度，遠遠可以看見河裡等待的暴鯉龍讓他鬆了口氣。但是隨著越來越接近目的地，風速狗的速度卻沒有再降低，他趕緊再次伸長手臂去拉扯風速狗的耳朵。

「辛巴！停！！不可以撲上去！！！」

被他這樣一拉扯，風速狗才心不甘情不願的在河岸邊緊急剎了車。急停下的動作捲起了一陣風吹亂了在暴鯉龍旁邊岸上的鳶的頭髮，讓他感到一陣抱歉。

「對不起，今天辛巴好像特別興奮……」

從再次趴下的風速狗背上滑下，他先抱好迷你龍，才垂下頭對少女道歉。

這時從遠方傳來一聲悠長的龍鳴，忽長忽短的叫聲聽起來很悲傷就像在呼喚著誰，本來乖巧的迷你龍寶寶們聽到這個叫聲後紛紛躁動起來，不停扭動身軀要從簾相羽跟鳶手中脫逃，就像回應那個叫聲不停嚎叫。

「你們怎麼了？」因為迷你龍寶寶們還很虛弱，鳶不放心就這樣放著他們跑掉，所以將懷裡的迷你龍緊緊抱住，但鳶不知道這個無心的舉動卻觸怒到另一隻寶可夢。

在他們想搞清楚迷你龍寶寶們發生什麼事情時，天空突然烏雲密布，毫無預警地下起滂沱大雨，這場大雨來得又急又快讓人一點防備都沒有，「相羽我們趕快離開河邊吧，我擔心會有山洪。」這不尋常的大雨讓她感到不安，而且河面因為雨勢開始暴漲。

「這什麼聲音……」

跟鳶同樣因為不放心而沒鬆手讓迷你龍自由，但是懷裡掙扎的動作讓簾相羽有些手忙腳亂的無法對接下來的狀況快速的反應。

在突然的大雨中聽見鳶說要離開河邊他趕緊點頭，回頭正要叫風速狗，只見其大掌一揮他就反被拉到風速狗的腳邊給壓制住了。

「辛巴你做什……！」

才剛要踏出第一步龍捲風就無預警地出現在他們面前，突然出現的天災嚇得鳶尖叫連連，暴鯉龍反應很快用身體將眾人圈起來護在身下，確定大家都在自己保護內後他揚起頭用暴風將龍捲風打散。

沒等自己訓練家反應過來就對前方樹林使出水砲，他會這麼做不是因為失控，寶可夢的感官一向比人類敏銳許多，暴鯉龍在風速狗的提醒下找出製造龍捲風的犯人。

這毫不留情地攻擊成功逼出了犯人——居然是數量稀少的哈克龍！

在野外遇到哈克龍是非常難得的事情，而且哈克龍向來溫和不主動攻擊人類跟寶可夢但眼前的哈克龍看著他們卻像仇人一般憤怒。

哈克龍脖子跟尾巴的水晶突然發出光芒，淡藍色的光芒圍繞在哈克龍身邊，他朝天空怒吼一聲招來了雷雲，天上的雲變得更加濃密昏暗，可怕的落雷無情地打下像在說哈克龍現在的憤怒。

迷你龍寶寶們看到哈克龍時反應更加的劇烈，趁著這場混亂他們從兩人手裡掙脫出去，不管身上傷勢有多嚴重直奔哈克龍身邊。

哈克龍先將兩隻寶寶圈在懷裡低頭確認兩隻迷你龍的安全，迷你龍寶寶們快樂的嚎叫著跟他們的媽媽訴說思念，哈克龍確認好兩個孩子安危後並沒有打算停手，他要懲罰這幾個不知好歹的人類！

抬頭瞪向簾相羽一行人，用尾巴將孩子們推到身後張開頭上的翅膀飛向空中，準備對目標顯眼的暴鯉龍使出龍神俯衝。

見到哈克龍要發出攻勢，迷你龍寶寶們嚇得趕快大聲呼喚他們母親回來，試圖告訴他不是這些人讓他們受傷的，但被怒火沖昏頭的哈克龍沒有將迷你龍寶寶們的話聽進去，他凝聚全身的力量朝暴鯉龍攻擊過去。

「洛倫！」看到筆直攻擊來的哈克龍鳶抱著頭本能地喊出九尾的名字。

在鳶發出第一聲尖叫的同時，九尾敏銳地感覺到訓練家不對勁，迅速地從精靈球出來跳到暴鯉龍頭上，毫不畏懼的挺起胸膛發出凶狠的咆哮，神秘的光牆出現在他們面前將哈克龍的攻擊反彈回去，原來九尾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用了守住這個招式保護大家。

被鳶的暴鯉龍及自家風速狗給保護著，簾相羽並沒有受到太多衝擊。但是當他看到迷你龍們跟哈克龍團聚的模樣，他在鬆了口氣的同時也更是繃緊了神經。

就算不懂寶可夢的語言，從小看著寶可夢間的互動過來，他或多或少都懂那些舉動跟畫面代表的意思。所以他突然懂了哈克龍憤怒的理由，也懂了在哈克龍的角度看起來自己跟鳶又是怎麼樣的人。

這認知讓他的反應在哈克龍展開攻擊時顯得很迅速，他抓緊風速狗的腳，不讓他擅自向前，同時另一隻手伸向自己放精靈球的地方——然後想起自己把夥伴留在土石崩落的救災現場了。

所以他反射性地蹲下身想緩過這次的攻擊。然後發現隨著鳶的叫聲，鳶的九尾已經有所行動了。而就在九尾將哈克龍的攻擊反彈回去的同時，風速狗也朝著哈克龍發出怒吼。

「夜夢！」

在鳶的暴鯉龍還有九尾跟自己的風速狗群起抗敵的空檔，簾相羽馬上掏出精靈球放出了君主蛇。

現在自己手邊盡是火系的寶可夢，對現在的場地還有天氣都相當不利。他抬起頭看了眼用高大的身軀護著他並依然對著哈克龍咬牙咆嘯的風速狗。風速狗原本又長又蓬鬆的毛全都濕淋淋的貼在身上，但那雙眼睛還是緊盯著要傷害他主人的敵人。

簾相羽看向一旁的暴鯉龍，同時感覺到藤鞭碰上他的臉頰。他抬眼對上君主蛇那雙總是冷淡，現在卻帶著幾分擔憂的紅眼。他對這雙藤鞭的印象總是帶著幾分急促的打在自己身上，像這樣帶著溫柔碰觸自己的機會反而不多。所以他側過頭蹭了蹭君主蛇微涼的臉頰並點頭表示自己沒事。

「羽紺。」

一手握住君主蛇貼在自己臉上的藤鞭，他接著呼喚至今仍躲在他帽子裡的六尾。六尾早就從他的帽子裡探出頭，聽到他的叫喚，她有些腳步不穩的跳上他的肩頭，蹭在他的臉龐。

「能制止他嗎，一瞬間就好。」

他知道風速狗的吼叫也在牽制哈克龍，但是他想要的是更確切的，能在一瞬間確實的奪去逃脫手段的方法。所以他才拜託這個溫和不喜歡紛爭的女孩加入戰局。六尾歪頭看了他一眼，然後用濕潤的鼻尖頂了他一下。

「コン」

「謝謝你。」

他摸摸六尾的頭。那麼要上了喔。他看著那因為龍神俯衝被擋下而重整姿態準備進入下一波攻擊的哈克龍，握著藤鞭的手則舉到君主蛇面前，比了比哈克龍之後小聲地說著。隨著他的手勢，六尾跟君主蛇都緊盯著哈克龍。

眼看哈克龍在調整了姿勢之後揚起尾巴夾帶起水流就要揮舞而下，簾相羽趕緊揚聲。

「就是現在！」

隨著他一聲令下，他肩上的六尾身周發出淡淡的光芒，同時哈克龍揮舞尾巴的動作也僵硬在當場，像是被什麼不知名的力量給壓倒一般，只能貼伏在地上。就這麼一瞬間，無聲無息地君主蛇已經在指令下來的瞬間滑了出去，她迅速的滑到哈克龍身邊。

等到哈克龍從看不見的力量中解脫的時候，她已經被另一道更強韌的力道——君主蛇的身體及藤鞭——給束縛住了。

被君主蛇藤鞭束縛住的哈克龍被制服在地上無法自由行動，君主蛇藤鞭的力道控制得很好，雖然限制了哈克龍的行動卻不會肋得他不舒服。

迷你龍寶寶們擔心的圍繞在媽媽身旁，用臉不停磨蹭一邊解釋他們受傷的真正原因，其中一隻迷你龍寶寶為了讓哈克龍安心還主動跳進簾相羽懷裡。

在寶寶們的解釋是哈克龍逐漸恢復平靜，這兩個人類在他無法動彈時也沒有對寶寶們做什麼，哈克龍脖子上的水晶停止散發光芒，雨勢也漸漸緩和烏雲也開始散去，許久未見的陽光從雲間透了出來。

「太好了，你願意相信我們了嗎？」鳶很開心能得到哈克龍，在簾相羽的指示下哈克龍得到了自由，兩隻迷你龍寶寶趕緊過去跟媽媽撒嬌。看來最近怪異的天氣跟哈克龍多少有點關係，但是什麼原因會讓哈克龍做這種事情呢？鳶的內心出現這個疑惑。

就在一家和樂融融時旁邊的樹叢突然一陣騷動，幾道黑影竄了出來並把眾人團團包圍，仔細一看居然是狃拉！

哈克龍似乎很習慣這個場面，身體一卷就將兩個寶寶護在懷裡，狃拉們似乎很餓，他們聞到迷你龍身上的血腥忍不住舔舔嘴，狡猾的他們開始觀察誰是最好下手的目標。

他們選定看起來最柔弱的鳶，幾隻狃拉先用暴風雪襲擊他們，剩下的狃拉悄悄繞到他們後方，一隻膽子較大的狃拉仗著自己的速度朝鳶揮下利爪。

「啊！！」

鳶發出一聲尖叫後全部的狃拉都傻了，不是被尖叫聲嚇到，而是他們怎麼也沒料到居然有被嚇到的人類…邊哭泣的給他們同伴一記過肩摔。

狃拉重重的摔在地上，他錯愕的看眼前的人類，下一刻九尾就含著火焰朝他撲了過來，九尾用熾熱的火焰威嚇這群傷害訓練家的狃拉，一邊發出低沈的威嚇聲警告自己不好惹。

狃拉們看著眼前的九尾，又轉頭看向哈克龍身側的另一個嬌小的人類及他身旁的君主蛇，甚至後頭還有一隻風速狗，發現人類側好像沒有想像的好欺負。所以狡猾的他們非常迅速的捨棄繼續進攻人類側的選項，改變陣型就朝著哈克龍及迷你龍進攻。

哈克龍撐起身體，脖子上的水晶又要開始發光，卻被簾相羽先一步採取了行動。

他站的位置本來就在哈克龍身邊，在將第一隻從背後瞄準哈克龍撲上來的狃拉一腳踢翻壓制的同時，他張口喊出風速狗的名字。

「辛巴！」

本來就不遠的距離對體型高大又健壯的風速狗來說自然不是問題，他用一個跳躍補足了之中的差距，二話不說地將哈克龍一家及君主蛇護在身後，並對朝著他們用暴風雪或冰凍之風的狃拉們使出噴射火焰讓他們退下。

另一方面，用拳頭將第二隻狃拉放倒的簾相羽先是放出了火精靈，然後抬起頭看著那些原本繞在身後想偷襲的狃拉們。

他臉上依然是一貫的面無表情卻帶著幾分險惡，金色的眼被火精靈燃起的火焰照耀得閃爍生光，然後極其無辜的歪過頭。

「壞小孩，是要受到處罰的喔。」

在這之後的發展就很快了。

狃拉們似乎並不想放棄好不容易找到的落單獵物，他們嘗試各種方式試著突破兩位訓練家的守護，但畢竟面對訓練家們擺出來的寶可夢屬性上太過不利，就算使用冰系的招式也不見有多少效果。更可怕的是除了幾隻火系的寶可夢之外還有穿梭其中用拳頭及雙腿物理性的將他們扳倒的訓練家。

沒多久之後，幾隻還能動的狃拉趕緊或拉扯或背負的將不能動的同伴給帶著一溜煙的就逃走了，留下一片混戰過後的狼藉。

簾相羽看了看四周，確認應該是沒有其他寶可夢之後，他這才鬆下一口氣，接著轉頭尋找另一名少女。

「鳶さん，沒事吧？」

畢竟是自己在第一線「教育」狃拉們，他自己身上難免的帶了些被爪子或牙齒抓咬出來的小擦傷，但是他顯然並不是很在意這個問題，反而先詢問了少女的狀況。

「我…我沒事。」對剛才的狀況還有些心有餘悸，不過鳶立刻注意到簾相羽的傷勢，不等簾相羽反應就將背包裡的藥膏拿出來塗抹，一邊叮嚀他回去之後要怎麼處理傷口。

就在這時候鳶的通訊器響起，「是索科爾呢！喂…嗯…我們都很好只是發現狃拉攻擊哈克龍跟迷你龍…欸？你們那也是？嗯…好，我們等下就回去。」關上通訊器後抬頭看簾相羽。

「索科爾說他們那也遇到狃拉呢，我們趕快回去吧？」

一邊被少女處理著傷口，簾相羽腦中想的卻是更加無關的事情。雖然並不是對自己的受傷這件事情無動於衷，但是從小有個破壞魔母親的他對這點小傷實在不太能激起他太多的注意力。反倒是剛才被攻擊這件事情才讓他更擔心會不會另一邊也遇到一樣的或是類似的遭遇。

就在此時，鳶的通訊器恰巧的帶來了資訊。聽見鳶說另一邊也遇到狃拉，他沒有多作停頓就點頭答應了關於回去的提議。

不過一回頭，他看見自家寶可夢們身旁的哈克龍與迷你龍們的時候停頓了一下。

「哈克龍跟孩子們都受傷，要是狃拉們又來……」

聽他這麼說，哈克龍一昂首，用尾巴將兩隻迷你龍寶寶圈進自己懷裡就是一聲驕傲的龍吟。彷彿像是要表示自己足以保護孩子們不需要他們操心似的。

所以雖然有些擔心，簾相羽還是騎上了風速狗跟鳶一起去找佳月雪跟索科爾會合。之後四人一起向茴香館主回報了遇到狃拉群的事情之後，便算是結束了這次的委託調查。

至於之後簾相羽及鳶因擔心迷你龍寶寶們而再次前往瀑布下時遇上了哈克龍將迷你龍寶寶託付給他們就又是之後的事情了。

=====

鳶部分字數： 7130 字